

程

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

○史記卷之一百七

魏其侯竇嬰者孝文后從兄子也父卅觀津人

索隱曰案地理志觀津縣屬信都以言其累葉在觀津故云父卅也○正義曰觀津城在冀州武邑縣東南二十五里

喜賓客孝文時嬰為吳相病免孝景初即位為

參事

正義曰百官表云參事秦官掌皇后太子家也

梁孝王者孝景弟也

其母竇太后愛之梁孝王朝因昆弟燕飲是時

上未立太子酒酣從容言曰千秋之後傳梁王

太后驩竇嬰引卮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

父子相傳此漢之約也上何以得擅傳梁王太

后由此憎竇嬰竇嬰亦薄其官因病免太后除

竇嬰門籍不得入朝請律諸侯春秋天子曰朝秋孝

景三年吳楚反上察宗室諸竇索隱曰宗室謂宗室之中及諸竇之宗

室也又姚氏案酷吏傳周陽由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侯周陽故因改氏由以宗室任為郎則似是與國有親戚屬籍者亦得呼為母如竇嬰賢乃召嬰嬰入見固辭謝病

不足任太后亦慙於是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孫

寧可以讓邪漢書曰竇嬰字王孫乃拜嬰為大將軍賜金千

斤嬰乃言袁盎欒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

所賜金陳之廊廡下軍吏過輒令財取為用蘇林

曰自今裁度取為用也金無入家者竇嬰守滎陽監齊趙兵

正義曰監音甲衫反吳王濞傳云竇嬰屯滎陽監齊趙兵也七國兵已盡破封嬰女

為魏其侯諸游士賓客爭歸魏其侯孝景時每

朝議大事條侯魏其侯諸列侯莫敢與元禮孝

景四年立栗太子正義曰栗姬之子後廢之故書母姓也使魏其侯

為太子傅孝景七年栗太子廢魏其數爭不能

得魏其謝病屏居田南山之下數月諸賓客辯

士說之莫能來梁人高遂乃說魏其曰能富貴

將軍者上也能親將軍者太后也今將軍傅太

子太子廢而不能爭爭不能得又弗能死自引

謝病擁趙女屏間處正義曰上音閉下昌汝反而不朝相提而

論徐廣曰提音徒抵反○索隱曰提音弟又音帝相提猶相抵也論音路頓反是白明揚主

上之過有如兩宮螫將軍

張晏曰兩宮太后景帝也螫恐也毒蟲怒必螫人又

火各反○索隱曰螫音釋謂怒也漢書作

則妻子母類

矣索隱曰謂見

魏其侯然之乃遂起朝請如故

挑侯免相

服虔曰劉舍也

實太后數言魏其侯孝景帝曰

太后豈以為臣有愛不相魏其

索隱曰愛猶惜也

魏其

者沾沾自喜耳多易

徐廣曰沾一作恬又昌兼反又當

易多輕易之行也或曰沾音擔也○索

難以為相持重

遂不用用建陵侯衛綰為丞相

武安侯田蚡者孝景后同母弟也

索隱曰蚡音扶

音贊生長陵魏其已為大將軍後方盛蚡為諸

郎

徐廣曰一云諸卿時人相號長老者為諸郎公年少者為諸卿如今人相號為士大夫

未貴往

來侍酒魏其跪起如子姪及孝景晚節

索隱曰按謂晚年也

蚡益貴幸為太中大夫蚡辯有口學槃孟諸書

應劭曰黃帝使孔甲所作銘也凡二十六篇書盤孟孟中所為法戒諸書諸子文書也孟康曰孔甲盤孟二十六篇雜家書

兼儒墨

王太后賢之

徐廣曰即蚡同母姊者

孝景崩即日太

子立稱制所鎮撫多有田蚡賓客計筴蚡弟田

勝皆以太后弟孝景後三年

徐廣曰孝景後三年即是孝武初嗣位之年也

封蚡為武安侯勝為周陽侯

正義曰絳州聞喜縣東二十里周陽故城也

武安侯新欲用事為相卑下賓客進名士家居

者貴之欲以傾魏其諸將相建元元年丞相綰

病免上議置丞相太尉籍福說武安侯曰魏其
貴久矣天下士素歸之今將軍初興未如魏其
即上以將軍為丞相必讓魏其魏其為丞相將
軍必為太尉太尉丞相尊等耳又有讓賢名武
安侯乃微言太后風上於是乃以魏其侯為丞
相武安侯為太尉籍福賀魏其侯因弔曰君侯
資性喜善善疾惡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
君侯且疾惡惡人眾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
則幸久不能今以毀去矣魏其不聽魏其武安
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為御史大夫索隱曰案推轂謂自卑下之如

為之推車轂也王臧為郎中令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

列侯就國除關索隱曰謂除關門之稅也以禮為服制索隱曰案其時禮度

踰後多不依古今吉凶服制皆法於禮也以興太平舉適諸竇索隱曰適音直革反

宗室毋節行者除其屬籍時諸外家為列侯列

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國以故毀日至竇太后

太后好黃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趙綰王臧等務

隆推儒術賤道家言是以竇太后滋不說魏其

等及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趙綰請無奏事東宮

韋昭曰欲奪其政也竇太后大怒乃罷逐趙綰王臧等而免

丞相太尉以柏至侯許昌為丞相武彊侯莊青

翟為御史大夫魏其武安由此以侯家居武安
侯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天
下吏士趨執利者皆去魏其歸武安武安日益
橫建元六年竇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
坐喪事不辦免以武安侯蚡為丞相以大司農
韓安國為御史大夫天下士郡國諸侯愈益附
武安索隱曰按謂仕諸郡及仕諸侯王國者猶言仕郡國也武安者貌侵韋昭曰侵音寢短小也又云醜惡也刻確也音核生虫具甚索隱曰小顏云生貴謂自生謂蚡自生尊貴之勢特甚故下云又以諸侯王多長年蚡以肺腑為相非痛折節以禮屈之則天下不肅者也又以為諸侯王多長張晏曰多長年上初即位富於春秋蚡

以肺腑為京師相

正義曰顏師古曰舊解云肺腑如肝肺之相附着也一說肺碎木札也喻其輕薄附着大材按顏此說並是踈謬又改腑為附就其義重謬矣八十一難云寸口者脉之大會手太陰之動脉也呂廣云太陰者肺之脉也肺為諸藏之主通陰陽故十二經脉皆會乎太陰所以決吉凶者十二經有病皆寸口知其何經之動浮沉瀦滑春秋逆順知其死生顧野王云肺應腹心也案說田蚡為相若人之肺知陰陽逆順又為帝之腹心親戚也

非痛折節以禮誑之天下不肅

索隱曰案痛甚也欲令士折節

屈下於已不然天下不肅或解以為蚡欲折節下士非也案下文不讓其兄蓋侯知或說為非也

當是時

丞相入奏事坐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

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盡未吾

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地益宅

漢書百官表曰少府有考工室如淳曰官名也

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是後乃退嘗召客飲

坐其兄蓋侯

徐廣曰王后兄王信也太山有蓋縣樂安有益縣也

南鄉自坐

東鄉以為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橈武安由此

滋驕治宅甲諸第

徐廣曰為諸第之上也

田園極膏腴而市

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前堂羅鐘鼓立曲旃

如

曰旌旗之名通帛曰旃曲旃僭也蘇林曰禮大夫立曲旃曲柄上曲也○索隱曰說文曰曲旃者所以招士也

後

房婦女以百數諸侯奉金玉狗馬玩好不可勝

數魏其失竇太后益疏不用無勢諸客稍稍自

引而怠傲唯灌將軍獨不失故魏其日默默不

得志而獨厚遇灌將軍

灌將軍夫者潁陰人也夫父張子孟嘗為潁陰侯

嬰舍人得幸因進之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為

灌子孟吳楚反時潁陰侯灌何為將軍

索隱曰案何是朋友子漢書

作嬰

屬太尉請灌孟為校尉夫以千人與父俱

漢書音義曰官主千人如候司馬

灌孟年老潁陰侯彊請之鬱鬱

不得意故戰常陷堅遂死吳軍中軍法父子俱

從軍有死事得與喪歸灌夫不肯隨喪歸奮曰

張晏曰自奮自勵也

願取吳王若將軍頭以報父之仇於是

灌夫被甲持戟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者數十

人及出壁門莫敢前獨二人及從奴十數騎馳

入吳軍至吳將麾下

正義曰謂大將之旗

所殺傷數十人不

得前復馳還走入漢壁皆亡其奴獨與一騎歸
夫身中大創十餘適有萬金良藥故得無死夫
創少瘳又復請將軍曰吾益知吳壁中曲折請
復往將軍壯義之恐亡夫乃言太尉太尉乃固
止之吳已破灌夫以此名聞天下潁陰侯言之上
上以夫為中郎將數月坐法去後家居長安長
安中諸公莫弗稱之孝景時至代相孝景崩今
上初即位以為淮陽天下交勁兵處故徙夫為
淮陽太守建元元年入為太僕二年夫與長樂
衛尉竇甫飲輕重不得晉灼曰飲酒輕重不得其平也夫醉搏甫

索隱曰搏音博謂擊之

甫竇太后昆弟也上恐太后誅夫徙

為燕相數歲坐法去官家居長安灌夫為人剛
直使酒不好面諛貴戚諸有勢在已之右不欲
加禮必陵之諸士在已之左愈貧賤尤益敬與
鈞稠人廣眾薦寵下輩士亦以此多之夫不喜
文學好任俠已然諾索隱曰已音以謂已許諾必使副其前言也諸所與
交通無非豪傑大猾家累數千萬食客日數十
百人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為權利橫於潁川潁
川兒乃歌之曰潁水清灌氏寧潁水濁灌氏族
灌夫家居雖富然失勢卿相侍中賓客益衰及

魏其侯失勢亦欲倚灌夫引繩批根生平慕之

後棄之者蘇林曰二人相倚引繩直之意批根賓客也去

索隱曰案劉氏云二人相倚事如合繩共相依引也批音步

結反批者排也漢書作排根小顏根音痕括音沿謂人生平

慕嬰夫後見其失職而頗施慢如此者共排退之不復與交

也譬言如相對挽繩而根括之也持彈索漢書本作抨彈音普

相為引重張晏曰相薦其游如父子然相得驩甚

無厭恨相知晚也灌夫有服過丞相丞相從容

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漢書曰灌夫字仲孺會仲孺有

肯幸臨况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為解請語魏其

侯帳具將軍旦日蚤臨武安許諾灌夫具語魏

其侯如所謂武安侯魏其與其夫人益市牛酒

夜灑掃早帳具至旦平明令門下候伺至日中

丞相不來魏其謂灌夫曰丞相豈忘之哉灌夫

不懌曰夫以服請宜往徐廣曰一云以服請不宜往

不宜往其說非也正言灌夫請不以服為解紛不宜忘故駕自往迎也乃駕自往迎丞相

丞相特前戲許灌夫殊無意往及夫至門丞相

尚卧於是夫入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

其夫妻治具自旦至今未敢嘗食武安鄂徐廣曰一作梧

謝曰吾昨日醉忽忘與仲孺言乃駕往又徐行

灌夫愈益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丞相索隱曰屬音之欲反丞相不起夫從坐上語侵之

魏其乃扶灌夫去謝丞相丞相卒飲至夜極驩

而去丞相嘗使籍福請魏其城南田魏其大望

曰老僕雖棄將軍雖貴寧可以勢奪乎木許灌

夫聞怒罵籍籍福惡兩人有郤乃謾自好謝

丞相曰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之已而武安聞

魏其灌夫實怒不予田亦怒曰魏其子嘗殺人

蚡活之蚡事魏其無所不可何愛數頃田且灌

夫何與也吾不敢復求田武安由此大怨灌夫

魏其元光四年春徐廣曰疑此當曰是三年也其說在後丞相言灌夫

家在潁川橫甚民苦之請案上曰此丞相事何

請灌夫亦持丞相陰事為姦利受淮南王金與

語言賓客居間遂止俱解夏丞相取燕王女為

夫人索隱曰安索蚡娶燕王劉有太后詔召列侯宗

室皆往賀魏其侯過灌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

以酒失得過丞相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郤魏其

曰事已解彊與俱飲酒酣武安起為壽如淳曰上酒為

稱壽非大行酒坐皆避席伏已魏其侯為壽獨故人避

席耳餘半膝席蘇林曰下席而膝半在席上如淳曰以膝跪席上也灌夫不悅

起行酒至武安武安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
嘻笑曰將軍貴人也屬之徐廣曰屬一作畢○索隱曰案漢書作畢畢盡也

時武安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徐廣曰臨汝侯賢則賢是嬰之孫臨汝是改封也臨汝侯方與程不識耳語又

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臨汝侯曰生平毀程

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為壽男效女兒咄嗚

耳韋昭曰咄嗚附耳小語聲○索隱曰女兒猶云兒女也

耳語漢書作女曹兒曹輩也猶言兒女輩咄嗚氏音虫轉反

武安謂灌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漢書音義曰李

今眾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為李將軍

地乎如淳曰李將軍李廣也猶今人言為除地也○索隱曰案小顏云言今既毀程令李何地自安處也灌

夫曰今日斬頭陷匈索隱曰韋昭云言不避死亡也漢書音作允凶何知

程李乎坐乃起更衣稍稍去魏其侯去麾灌夫

出武安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乃令騎留灌夫

灌夫欲出不得籍福起為謝案灌夫項令謝夫

愈怒不肯謝武安乃麾騎縛夫置傳舍召長史

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繫居室

如淳曰百官表居室為保宮今守宮也遂按其前事遣吏分曹逐捕諸

灌氏支屬皆得棄市罪魏其侯大媿為資使賓

客請莫能解如淳曰為出資費使人為夫言武安吏皆為耳目諸

灌氏皆亡匿夫繫遂不得告言武安陰事魏其

銳身為救灌夫夫人諫魏其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家忤寧可救邪魏其侯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且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乃匿其家晉灼曰恐其夫復諫止也竊出上書立召入具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魏其食曰東朝廷辯之如淳曰東朝太后朝魏其之東朝盛推灌夫之善言其醉飽得過乃丞相以他事誣罪之武安又盛毀灌夫所為橫恣罪逆不道魏其度不可奈何因言丞相短武安曰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為肺腑所好音樂狗馬田宅蚡所愛倡優

巧匠之屬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桀

壯士與論議腹腓而心謗不仰視天而俯畫地

張晏曰視天占三光也畫地知分野所在也畫地論欲作反事辟倪兩宮間徐廣曰辟音芳細反

倪音蒲張晏曰占太后與帝吉凶之期○索隱曰辟音普係反倪五係反埋蒼云脾睨邪視也幸天下有

變而欲有大功張晏曰幸為反者當得為大將立功也贊曰天下有變謂天子崩因變難之際

得立臣乃不知魏其等所為於是上問朝臣兩

人孰是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灌夫父死

事身荷戟馳入不測之吳軍身被數十創名冠

三軍此天下壯士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他

過以誅也魏其言是也丞相亦言灌夫通姦猾

侵細民家累巨萬橫恣頴川凌轢宗室侵犯骨

肉此所謂枝大於本脛大於股不折必披索隱曰

披音正彼反○正義曰鋪被反披分析也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之主

爵都尉汲黯是魏其內史鄭當時是魏其後不

敢堅對餘皆莫敢對上怒內史曰公平生數言

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效轅下張晏曰

若屬矣即罷起入上食太后太后亦已使人候

伺具以告太后太后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

皆藉吾弟索隱曰案音灼云藉蹈也以言踐藉也今我百歲後皆魚

肉之矣且帝寧能為石人邪索隱曰謂帝不如石人得長存也○正義曰顏

師古云言徒有人耳不知好惡按今俗云人不辨事罵云杌杌若木人也此特帝在即錄錄

設百歲後是屬寧有可信者乎索隱曰案設者脫也上謝曰

俱宗室外家正義曰嬰女皇帝從舅蚡太后同母弟故廷辯之不然此一

獄吏所決耳是時郎中令石建為上分別言兩

人事武安已罷朝出止車門召韓御史大夫載

怒曰與長孺共一老秃翁何為首鼠兩端漢書音義曰秃

謂丞相曰君何不自喜蘇林曰何不自解釋為喜樂韓御史良久

自謙遜為可喜索隱曰案小顏云何不夫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歸

曰臣以肺腑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
如此上必多君有讓不廢君魏其必內愧杜門
齟舌自殺索隱曰案說文云齟齬也土白反今人毀君君亦毀人
譬言如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武安謝罪
曰爭時急不知出此於是上使御史簿責魏其
所言灌夫頗不讎正義曰讎音市周反對也言簿責魏其
為欺謾者也欺謾劾繫都司空索隱曰案百官表云宗正屬官
司空主水及罪人孝景時魏其常受遺詔曰事有不便以
便宜論上及繫灌夫罪至族事日急諸公莫敢
復明言於上魏其乃使昆弟子上書言之幸得

復召見書奏上而案尚書大行無遺詔如淳曰大

官也○索隱曰案尚書無此景帝崩時大行遺詔乃魏其家
臣印封之如淳說非也○正義曰天子崩曰大行也按尚書
之中景帝崩時無遺詔賜魏其詔書獨藏魏其家家

丞封漢書音義曰以乃劾魏其矯先帝詔罪當棄

市五年十月徐廣曰疑非五年亦非十月○索隱曰徐氏

前今云五年故疑非也○正義曰漢書云元光四年冬魏悉

論灌夫及家屬魏其良父乃聞聞即恚病索隱

曰亦音肥又音不食欲死或聞上無意殺魏其魏

其復食治病議定不死矣乃有蜚語為惡言聞

上張晏曰蚘偽作故以十一月晦徐廣曰疑非十一月

者春垂至也○索隱曰著日論棄市渭城正義曰故其

春武安侯病正義曰其春即四年春也元光四年十月

卯田蚡薨則三人死同在一年明矣漢以十月為歲首故也

秦楚之際者云十一月十二月端月二月三月至九為終周

建子為正月十一月為正月十二月為二月正月為三月二

以後改用夏正月至今不改然夫子作春秋依夏正

也專呼服謝罪漢書音義曰言

竟死子恬嗣徐廣曰蚡疾見魏其灌夫鬼殺之則其春共

薨嬰死在蚡薨之前何復云五年十二月邪疑十二月當為

二月也案侯表蚡事武帝九年而卒元光四年侯恬之元年

亦云嬰四年棄市未詳此正安在然蚡薨在嬰死後分明元

朔二年武安侯坐衣襜褕正義曰不爾雅云今蔽前謂

之襜褕也說文

字林並謂入宮不敬徐廣曰表云坐衣不敬國除○索隱

婦人服也淮南王安謀反覺治正前朝徐廣曰建武

安侯為太尉時迎王至霸上謂王曰上未有太

子大王最賢高祖孫即宮車晏駕非大王立當

誰哉淮南王大喜厚遺金財物上自魏其時不

直武安特為太后故耳索隱曰案武帝以魏其灌夫

為太后故耳及聞淮南王金事上曰使武安侯在者族

矣

太史公曰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

決筴而名顯魏其之舉以吳楚武安之貴在日

月之際然魏其誠不知時變灌夫無術而不遜
兩人相翼乃成禍亂武安負貴而好權杯酒責
望陷彼兩賢嗚呼哀哉遷怒及人命亦不延衆
庶不載竟被惡言嗚呼哀哉禍所從來矣
索隱述贊曰

竇嬰田蚡 勢利相雄 咸倚外戚
或恃軍功 灌夫自喜 引重其中
意氣杯酒 辟倪兩宮 事竟不直
冤哉二公

魏其武安侯列傳○史記卷之一百七

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史記一百八

御史大夫韓安國者梁城安人也徐廣曰在汝潁

曰漢書地理志云縣名屬陳留正義曰括地志云成安屬潁川郡陳留

城在汝州梁縣東二十三里括地志云成安屬潁川郡陳留

郡又有成安縣亦屬梁未知孰是也後徙睢陽正義曰今嘗受韓子

雜家說於騶田生所索隱曰案謂安國學韓子及事

梁孝王為中大夫吳楚及時孝王使安國及張

羽為將扞吳兵於東界索隱曰將音汗張羽力戰

安國持重以故吳不能過梁吳楚已破安國張

羽各由此顯梁孝王景帝母弟竇太后愛之令
得自請置相二千石出入游戲僭於天子天子

聞之心弗善也太后知帝不善乃怒梁使者弗見案責王所為韓安國為梁使見大長公主徐廣曰景帝姊。索隱曰案即館陶公主。正義曰如淳云景帝姊也。而泣曰何梁主為人

子之孝為人臣之忠而太后曾弗省也索隱曰省音仙井反

省者察也夫前日吳楚齊趙七國反時自關以東皆

合從西鄉惟梁最親為艱難梁王念太后帝在

中正義曰謂關中也又云京師在天下之中而諸侯擾亂一言泣數行下

跪送臣等六人將兵擊卻吳楚吳楚以故兵不

敢西而卒破亡梁王之力也今太后以小節苛

禮責望梁王索隱曰案謂苛細小禮以責之梁王父兄皆帝王

所見者大故出稱蹕入言警車旗皆帝所賜也

即欲以侘鄙縣徐廣曰侘一作紆也。案侘音力亞反。音寒。驅馳國中以夸諸侯。令天下盡知太后帝

愛之也今梁使來輒案責之梁主恐日夜涕泣

思慕不知所為何梁主之為子孝為臣忠而太

后弗恤也大長公主具以告太后太后喜曰為

言之帝言之帝心乃解而免冠謝太后曰兄弟

不能相教乃為太后遺憂悉見梁使厚賜之其

後梁主益親驩太后長公主更賜安國可直千

餘金各由此顯結於漢其後安國坐法抵罪蒙

餘金各由此顯結於漢其後安國坐法抵罪蒙

蒙縣名。索隱曰抵音丁。禮反。蒙縣名屬梁國也。

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

死灰獨不復然乎田甲曰然即溺之居無何梁

內史缺漢使使者拜安國為梁內史起徒中為

二千石田甲亡走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

甲因肉袒謝安國笑曰可溺矣公等足與治乎

索隱曰案謂不足與繩持之治音持也

卒善遇之梁內史之缺也孝

王新得齊人公孫詭說之欲請以為內史竇太

后聞乃詔王以安國為內史公孫詭羊勝說孝

王求為帝太子及益地事恐漢大臣不聽乃陰

使人刺漢用事謀臣及殺故吳相袁盎景帝遂

聞詭勝等計畫乃遣使捕詭勝必得漢使十輩

至梁相以下舉國大索月餘不得內史安國聞

詭勝匿孝王所安國入見王而泣曰主辱臣死

索隱曰此語見國語

大王無良臣故事紛紛至此今詭勝不

得請辭賜死王曰何至此安國泣數行下曰大

王自度於皇帝孰與太上皇之與高皇帝及皇

帝之與臨江王親孝王曰弗如也安國曰夫太

上臨江親父子之間然而高帝曰提三尺劍取

天下者朕也故太上皇終不得制事居于櫟陽

臨江王適長太子也以一言過廢王臨江

如淳曰景

帝嘗屬諸姬太子母栗姬言不遜由是廢太子栗姬憂死用宮垣事卒自殺中尉

府何者治天下終不以私亂公語曰雖有親父

安知其不為虎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為狼今大

王列在諸侯悅一邪臣浮說索隱曰悅漢書作犯

上禁撓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於王太

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而大王終不覺寤有

如太后宮車即晏駕大王尚誰攀乎語未卒孝

王泣數行下謝安國曰吾今出詭勝詭勝自殺

漢使還報梁事皆得釋安國之力也於是景帝

太后益重安國孝王卒共王即位安國坐法失

官君家建元中武安侯田蚡為漢太尉親貴用

事安國以五百金物遺蚡蚡言安國太后天子

亦素聞其賢即召以為北地都尉遷為大司農

閩越東越相攻安國及大行王恢將未至越越

殺其王降漢兵亦罷建元六年武安侯為丞相

安國為御史大夫匈奴來請和親天子下議大

行王恢燕人也數為邊吏習知胡事議曰漢與

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復倍約不如勿許興

兵擊之安國曰千里而戰兵不獲利今匈奴負

戎馬之足懷禽獸之心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

得其地不足以爲廣有其衆不足以爲彊自上
古不屬爲人索隱曰安宗晉灼云漢數千里爭利則

人馬罷虜以全制其敝且彊弩之極矢不能穿

魯縞許慎曰魯之縞尤薄衝風之末力不能漂鴻毛非初

不勁末力衰也擊之不便不如和親羣臣議者

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其明年則元光元年

雁門馬邑豪聶翁壹張晏曰豪猶帥也○索隱曰聶姓也○翁壹各也漢書曰云耳聶壹

因大行王恢言上曰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

以利陰使聶翁壹爲間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

能斬馬邑令丞吏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愛

信之以爲然許聶翁壹聶翁壹乃還詐斬死罪

囚縣其頭馬邑城示單于使者爲信曰馬邑長

吏已死可急來於是單于穿塞將十餘萬騎入

武州塞徐廣曰在雁門○索隱曰佳浩云今平城直西百里有武州城是也當是時漢

伏兵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衛尉

李廣爲驍騎將軍漢書曰北貉燕人來致驍騎應劭曰驍健也張晏曰驍勇也若六博之梟

矣太僕公孫加鼻爲輕車將軍正義曰司馬續漢書云輕車古之戰車大

行王恢爲將屯將軍正義曰李奇云監主諸屯太中大夫李息

爲材官將軍正義曰臣瓚云材官騎射之官御史大夫韓安國爲

護軍將軍諸將皆屬護軍約單于入馬邑而漢

兵縱發王恢李息李廣別從代王擊其輜重正義曰釋名云輜厠也所載衣服雜厠其中

於是單于入漢長城武州塞未

至馬邑百餘里行掠鹵徒見畜牧於野不見一

人單于怪之攻烽燧得武州尉史欲刺問尉史

尉史曰漢兵數十萬伏馬邑下單于顧謂左右

曰幾為漢所賣正義曰幾音祈乃引兵還出塞曰吾得

尉史乃天也命尉史為天王塞下傳言單于已

引去漢兵追至塞度弗及即罷王恢等兵三萬

聞單于不與漢合度往擊輜重必與單于精兵

戰漢兵勢必敗則以便且罷兵皆無功天子怒

王恢不出擊單于輜重擅引兵罷也恢曰始約

虜入馬邑城兵與單于接而臣擊其輜重可得

利今單于聞不至而還臣以三萬人眾不敵禔

取辱耳徐廣曰禔一作祗也臣固知還而斬然得完陛下士

三萬人於是下恢廷尉廷尉當恢逗撓當斬漢書

音義曰逗曲行避敵也撓顧望軍法語也○索隱曰案如淳云軍法行而逗留畏撓者要斬逗音豆又音住逗留也撓屈

弱恢私行千金丞相蚡蚡不敢言上而言於太

后曰王恢首造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為匈

奴報仇也上朝太后太后以丞相言告上上曰

首為馬邑事者恢也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

言為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其輜重猶頗可得以慰士大夫心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於是恢聞之乃自殺安國為人多略智足以當世取舍而出於忠厚焉索隱曰案出者去也言安國為人無忠厚之行貪嗜於財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已者也於梁舉壺遂臧固郅他皆天下名士索隱曰郅音質他徒河反謂三人姓名也壺遂也臧固也郅他也若漢書則云至他言至於他處亦舉名士也士亦以此稱慕之唯天子以為國器安國為御史大夫四歲餘丞相田蚡死安國行丞相事奉引隨車蹇如淳曰為天子道引而隨車跛足天子議置相欲用安國使使視之蹇甚乃更

以平棘侯薛澤為丞相安國病免數月蹇愈上復以安國為中尉歲餘徙為衛尉車騎將軍衛青擊匈奴徐廣曰元光六年也出上谷破胡龍城龍音龍將軍李廣為匈奴所得復失之公孫敖大亡卒皆當斬贖為庶人明年匈奴大入邊殺遼西太守及入鴈門所殺略數千人車騎將軍衛青擊之出鴈門衛尉安國為材官將軍屯於漁陽正義曰安國捕生虜言匈奴遠去即上書言方田作時請且罷軍屯罷軍屯月餘匈奴大入上谷漁陽安國壁乃有七百餘人出與戰不勝復入壁匈奴

虜略千餘人及畜產而去天子聞之怒使使責

讓安國徙安國益東屯右北平正義曰幽州漁陽縣東南七十七里北平

城即漢古北平也是時匈奴虜言當入東方安國始為御

史大夫及護軍後稍斥疏下遷而新幸壯將軍

衛青等有功益貴安國既疏遠默然也將屯又

為匈奴所欺失亡多甚自愧幸得罷歸乃益東

徙屯意忽忽不樂數月病歐血死安國以元朔

二年中卒

太史公曰余與壺遂定律歷觀韓長孺之義壺

遂之深中隱厚徐廣曰一云廉正忠厚世之言梁多長者不

虛哉壺遂官至詹事天子方倚以為漢相會遂卒不然壺遂之內廉行脩斯鞠躬君子也

索隱述贊曰

安國忠厚 初為梁將 因事坐法

免徒起相 死灰更然 生虜失防

推賢見重 賄金貽謗 雪泣悟主

臣節可亮

韓長孺列傳

○史記卷之一百八

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史記卷之一百九

李將軍廣者隴西成紀人也

正義曰成紀秦州縣

其先曰李

信秦時為將逐得燕太子丹者也故槐里徙成

紀廣家世世受射

索隱曰案小顏云世受射也

孝文帝十四年

匈奴大入蕭關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

索隱曰案

如淳云非醫醫巫商賈百工也

用善騎射殺首虜多為漢中郎廣

從弟李蔡亦為郎皆為武騎常侍

索隱曰案謂為郎而補武騎常

侍秩八百石嘗從行有所衝陷折關及格猛獸

而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時如令子當高帝時萬

戶侯豈足道哉及孝景初立廣為隴西都尉徙

為騎郎將張晏曰為武騎郎將○索隱曰小顏云為騎郎將謂主騎郎也吳楚軍時

廣為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擊吳楚軍取旗顯

功名昌邑下以梁王授廣將軍印還賞不行文

曰廣為漢將私受梁印故不以賞也徙為上谷太守匈奴日以合戰

典屬國公孫昆邪昆音音鬼○索隱曰案典屬國官名公孫姓昆邪名服虔云中國人也為

上泣曰李廣才氣天下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

敵戰恐亡之於是乃徙為上郡太守後廣轉為

邊郡太守徙上郡嘗為隴西北地鴈門代郡雲

中太守皆以力戰為各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

中貴人從廣漢書音義曰內官之幸貴者○索隱曰案董芭輿服志云黃門丞主密近使聽察天

下天下謂之中貴人使者崔浩云在中而貴幸非德望故云中貴也勒習兵擊匈奴中貴

人將騎數十縱徐廣曰放縱馳騁見匈奴三人與戰二人

還射正義射音石還謂轉也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

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雕者也文穎曰雕鳥也故使善射者射也○索隱曰案

服虔云雕大鷲鳥也一名鷲黑色多子可以其毛作矢羽韋昭云雕一名鷲也廣乃遂從百騎

往馳三人三人亡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

張左右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

得一人果匈奴射雕者也已縛之上馬望匈奴

有數千騎見廣以為誘騎皆驚上山陳廣之百

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

如此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
必以我為大將軍誘之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
曰前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
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即有急奈何廣曰彼虜以
我為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於是胡
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正義曰其將乘白馬而將監護也出護其
兵李廣上馬與十餘騎犇射殺胡白馬將而復
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卧是時會暮胡
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半時胡兵亦以為漢有伏
軍於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廣乃

歸其大軍大軍不知廣所之故弗從居久之孝
景崩武帝立左右以為廣名將也於是廣以上
郡太守為未央衛尉而程不識亦為長樂衛尉
程不識故與李廣俱以邊太守將軍屯及出擊
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陣索隱曰案百官志云將軍領軍皆自部曲大將軍營五部

部校尉一人部有曲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

索隱曰音不擊刁斗以自衛孟康曰以銅作錐器受一斗畫炊飯食夜擊手持行名

日刁斗○索隱曰刁音貂案荀悅云刁斗小鈴如官中傳夜

鈴也蘇林曰形如銷以銅作之無緣受一斗故云刁斗錐即莫府省約文書籍事索隱曰案

將軍謂之莫府者蓋兵門合施帷帳故稱莫府然亦遠斥

古字通用遂作莫耳小爾雅訓莫為大非也

候未嘗遇害

索隱曰案許慎淮南云
斥度也候視也望也

程不識正部曲

行伍營陳擊刁斗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樂咸樂為之死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皆為名將然匈奴畏李廣之略士卒亦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程不識孝景時以數直諫為太中大夫為人廉謹於文法後漢以馬邑城誘單于使大軍伏馬邑旁谷而廣為驍騎將軍領屬護軍將軍是時單于覺之去漢

軍皆無功其後四歲廣以衛尉為將軍出鴈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敗廣軍生得廣單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病置廣兩馬間絡而盛卧廣行十餘里廣佯死睨其旁有一胡兒騎善馬廣斬騰而上胡兒馬因推墮兒徐廣曰一云抱兒鞭馬南馳也取其弓鞭馬南馳數十里復得其餘軍因引而入塞匈奴捕者騎數百追之廣行取胡兒弓射殺追騎以故得脫於是至漢漢下廣吏吏當廣所失亡多為虜所生得當斬贖為庶人頃之家居數歲廣家與故潁陰

侯孫

孫灌嬰之孫名強

屏野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夜

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

索隱曰案百官志云尉大縣二人主盜賊凡有賊發則推索尋案之也

呵止廣廣騎曰故

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

廣宿亭下居無何匈奴入殺遼西太守敗韓將

軍韓將軍後徙右北平蘇林曰韓安國於是天子乃召拜

廣為右北平太守廣即請霸陵尉與俱至軍而

斬之廣居右北平匈奴聞之號曰漢之飛將軍

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廣出獵見草中石以

為虎而射之中石沒鏃徐廣曰一作沒明視之石也因復

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石矣廣所居郡聞有虎嘗

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竟射

殺之廣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

終廣之身為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餘財終不

言家產事廣為人長後臂如淳曰臂如後通肩其善射亦

天性也雖其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廣訥口

少言與人居則畫地為軍陳射闊狹以飲如淳曰射戲求

疏密持酒以飲不勝者專以射為戲竟死索隱曰謂終

正義曰飲音於禁反以為廣之將兵之絕之處見水土士卒不盡飲廣

不近水土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寬緩不苛士以

此愛樂為用其射見敵急非在數十步之內度
不中不發發即應弦而倒用此其將兵數困辱
其射猛獸亦為所傷云居頃之石建卒於是上
召廣代建為郎中令元朔六年廣復為後將軍
從大將軍軍出定襄擊匈奴諸將多中首虜率
以功為侯者如淳曰中猶充也本義法得首若干封侯而廣軍無功後
三歲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
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道行可數百里匈奴左
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
敢往馳之敢獨與數十騎馳直貫胡騎出其左

右而還告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廣為圍
陳外嚮胡急擊之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
矢且盡廣乃令士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黃

射其裨將

徐廣曰南都賦曰黃間機張善弩之名駟案鄭德曰黃肩弩淵中黃朱之子孟康曰太公六韜曰

陷堅敗強敵用大黃連弩韋昭曰角弩色黃而射大也○索隱曰案大黃間弩各韋昭說是也殺數人胡

虜益解會日暮吏士皆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
益治軍軍中自是服其勇也明日復力戰而博
望侯軍亦至匈奴軍乃解去漢軍罷弗能追是
時廣軍幾沒罷歸漢法博望侯留遲後期當死
贖為庶人廣軍功自如無賞初廣之從弟李蔡

與廣俱事孝文帝景帝時蔡積功勞至二千石
孝武帝時至代相以元朔五年為輕車將軍從

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率封為樂安侯索隱曰中

代公孫弘為丞相蔡為人在下中索隱曰案以九

中當第八各聲出廣下甚遠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

九卿而蔡為列侯位至三公諸廣之軍吏及士

卒或取封侯廣嘗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擊

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部校尉以下才

能不及中人然以擊胡軍功取侯者數十人而

廣不為後人索隱曰案謂不在人後然無尺寸之功以得

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且固命也朔曰

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廣曰吾嘗為隴西守

羌嘗反吾誘而降降者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

殺之至今大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

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後二歲大將軍驃

騎將軍大出擊匈奴廣數自請行天子以為老

弗許良久乃許之以為前將軍是歲元狩四年

也廣既從大將軍青擊匈奴既出塞青捕虜知

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廣并於右將

軍軍

徐廣曰主爵趙食其為右將軍

出東道東道少回遠而大軍

行水草少其勢不屯行

張晏曰以水草少不可羣輩

廣自請曰

臣部為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令臣出東道且

臣結髮而與匈奴戰今乃一得當單于

索隱曰案廣言

自少時結髮而與匈奴戰唯今者得與單于相當遇也

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大

將軍青亦陰受上誡以為李廣老數奇

如淳曰數為奇

數所敗奇為不偶也○索隱曰案服虔云作事數不偶也音朔小顏音所具反奇蕭該音居宜反

毋令當

單于恐不得所欲而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為中

將軍從大將軍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

故徙前將軍廣廣時知之固自辭公大將軍大

將軍不聽令長史封書與廣之莫府曰急詣部

如書

正義曰今廣如其文牒急引兵徙東道也

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

意甚愠怒而就部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

東道

索隱曰食其音異其案案趙將軍各也或亦依字讀

軍亡道守或失道

曰謂無人導引軍故失道也

後大將軍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

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絕幕

正義曰絕度也南歸度砂幕

遇前

將軍右將軍廣已見大將軍還入軍大將軍使

長史持糒醪遺廣因問廣食其失道狀青欲上

書報天子軍曲折

正義曰言委曲而行迴折使軍後大將軍也

廣未對大

將軍使長史急責廣之幕府對簿廣曰諸校尉

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莫府廣謂其
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
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又徙廣部行回
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
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頸廣軍士大夫
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為垂
涕而右將軍獨下吏當死贖為庶人廣子三人
曰當戶椒敢為郎天子與韓嫣戲索隱曰嫣或音
偃又音許乾反
嫣少不遜當戶擊嫣嫣走於是天子以為勇當
戶早死拜椒為代郡太守皆先廣死當戶有遺

腹子名陵廣死軍時敢從驃騎將軍廣死明年

李蔡以丞相坐侵孝景園墾地索隱曰墾音人綰反

宣反案墾地神道之地也黃圖云陽陵關門西出神道四通
茂陵神道廣四十三丈也○正義曰漢書云詔賜冢地陽陵
當得二十畝蔡盜取三頃頗賣得四十餘萬又
盜取神道外墾地一畝葬其中當下獄自殺當下吏治

蔡亦自殺不對獄國除李敢以校尉從驃騎將

軍擊胡左賢王力戰奪左賢王鼓旗斬首多賜

爵關內侯食邑二百戶代廣為郎中令頃之怨

大將軍青之恨其父索隱曰小顏云
令其父恨而死乃擊傷大將

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敢從上雍索隱曰劉氏
音尚大顏云

雍地形高至甘泉宮獵驃騎將軍去病與青有親

射殺敢去病時方貴幸上諱云鹿觸殺之居歲餘去病死徐廣曰元狩六年而敢有女為太子中人愛幸

敢男禹有寵於太子然好利李氏陵遲衰微矣李陵既壯選為建章監諸騎善射愛士卒天

子以為李氏世將而使將八百騎嘗深入匈奴二十餘里過居延徐廣曰屬張掖正義曰括地志云居延海在甘肅張掖縣東北六十四

地理志云居延澤古文以為流沙視地形無所見虜而還拜為騎都尉將丹陽楚人五千人教射酒

泉張掖以屯衛胡數歲天漢二年秋貳師將軍李廣利將三萬騎擊匈奴右賢王祁連天山徐廣

曰出燉煌至天山○索隱曰案晉灼云在西域近蒲類又西河舊事云白山冬夏有雪匈奴謂之天山也○正義曰括地

志云祁連山在甘肅張掖縣西南二百里天山一名白山今各初羅漫山在伊吾縣北百二十里伊州在京西北四千四

百一十六里而使陵將其射士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可千餘里欲以分匈奴兵毋令專走貳師也陵

既至期還而單于以兵八萬圍擊陵軍陵軍五千人兵矢既盡士死者過半而所殺傷匈奴亦

萬餘人且引且戰連鬪八日還未到居延百餘里匈奴遮俠絕道陵食乏而救兵不到虜急擊

招降陵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匈奴其兵盡沒餘亡散得歸漢者四百餘人單于既得陵素

聞其家聲及戰又壯乃以其女妻陵而貴之漢
聞族陵毋妻子自是之後李氏名敗而隴西之
士居門下者皆用為恥焉

太史公曰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

令不從其李將軍之謂也余睹李將軍悛悛如

鄙人索隱曰後音七旬反漢書作恂恂音詢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

天下知與不知皆為盡哀彼其中忠實心誠信於

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索隱曰安未姚氏云桃李本

不能言但以華實感物故人不期而往其下自成蹊徑也以喻廣雖不能道辭能有所感而忠信物故也

言雖小可以諭大也

索隱述贊曰

援臂善射 實負其庸 解鞍却敵

圓陣摧鋒 邊郡屢守 大軍再從

失道見斥 數奇不封 惜哉名將

天下無雙

李將軍列傳○史記卷之一百九

卷之四